

柏杨书

台湾 柏杨著

闻过则怒集

西窗随笔

④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西窗随笔

④

闻过则怒集

台湾

柏杨著

(京)新登字191号

书名 《闻过则怒集》(西窗随笔之四)
作者 台湾 柏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375印张 91千字
版次 1993年6月第一版
印次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7-5057-0643-8/I·266
定价 4.20元



柏杨 台湾著名作家。著有《中国人史纲》、《帝王之死》、《皇后之死》，并译著《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西窗随笔》、《倚梦闲话》为其两大杂文系列，文风率真、幽默，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人生历练的睿智。

编者的话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极富特色，谈古论今、嬉笑怒骂、真挚率性、幽默横生，颇受读者亲睐。不仅在台湾以多种版本一版再版，在大陆出版的仅仅一本关于“中国酱缸文化”的小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也曾轰动一时，多次重印。近年来，台湾跃升文化事业公司将柏杨的杂文重新整理出版，推出了《西窗随笔》和《倚梦闲话》两大杂文系列。我公司有幸获得这两套书的大陆出版权，使大陆读者有机会完整地读到柏杨先生历练人生的真知灼见。

编辑过程中，考虑到国情及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在不损原意的前提下，征得作者同意，对书中个别字句作了删除。对文中出现的台湾当局的一些组织名称和职务名称，如“中国民航局”、“立法院”、“立法委员”、“局长”、“部长”、“大使”等，以及“中国”、“国家”（即指台湾当局所谓“中华民国”）的提法，为保持作品完整和阅读顺畅，未一一加注或作其它技术处理。此类文字不代表出版者立场，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编者

1993年2月

前 言

老头跟年轻人最大的不同是，每一个老头都有说不完的往事，堪供回忆。柏杨先生老矣，前途有限，只剩下回忆无穷。想当年一九六〇年代，我老人家手提巨笔，叱咤风云，固一世之雄也。忽然咕咚一声，没啦；使人兴起“于今安在哉”之叹。自一九七七年，返回台北，穷极无聊，把昔日刊有敝大作的旧报纸旧杂志找出一些，剪剪贴贴，一面动手，一面动眼，噢，虽是一九六〇年代之文，而于一九八〇年代读之，仍觉字字珠玑，虎虎生风，不禁拍案叫绝，啧啧称赞，称赞到得意之处，唾沫横飞，声震屋瓦。老妻惊曰：“老头，谁的文章，这般高强？”呜呼，谁的文章？当然是柏老的文章，我是何等角色，顺应时代潮流，岂有说别人好话之理。阿巴桑头脑不清，殊堪悯也。

柏杨先生文章既如此之好，又兼如此之妙，非我一人之言，乃天下人的公言也（说此话时，气不发喘，面不改色，货真价实的窝里捧嘴脸）。不敢自秘，整理印出，以供读者老爷拜读——其实贵阁下拜读不拜读没啥关系，柏老学问，博大

精深，贵阁下即令拜读，也未必拜读得懂。只要猛掏银子，狠狠地买上一册，你就伟大定啦，幸勿自误。

柏 杨

一九八〇年代黄道吉日于台北柏杨居

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距前集杂文出版，已四阅月矣。四阅月中，世界上花样百出，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天气，当我为前集写序时，天正严寒，一袭老棉袍在身，冻得发抖，巴不得去偷点银子，装上洋式暖气。现在为本集写序，天已盛暑了矣，双手挥扇，都木法度，既驱不走热，也驱不走蚊。天气尚且如此，人何以堪？最近每每对镜自照，一代英雄，迎面出现，只不过白发苍苍，真的老啦。可是，老啦虽然老啦，毛病仍然如初。

毛病是啥？盖正人君子闻善言则拜，柏杨先生闻善言则踢。正人君子闻过则喜，柏杨先生闻过则怒。正人君子有学有术，柏杨先生则不学有术。君如不信，不妨说两句善言教我听，或指出我一点过失试试，恐怕有你吃不了兜着走的镜头，柏杨先生与众不同，我宁可被舒服的话埋葬，也不肯被逆耳之言拯救。天生如此英明，万人称赞，你有啥办法哉？为志此盛，特将在台北自立晚报上的专栏剪贴出书。是为序。

柏 楊

甲辰年五月于台北市柏府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前言	(1)
序	(3)
恢复原样	(1)
南下避年	(4)
容易得很	(8)
离开尊窝	(10)
当然不论表	(14)
毁容与伪药	(16)
阴阳调和	(20)
说不准学	(24)
野柳义魂	(30)
荣华富贵	(34)
酱缸	(38)
英雄人物	(42)
千古奇冤	(47)
愚恶	(51)
传统文化——难得糊涂	(55)
鬼神欢声雷动	(59)

国民公敌	(61)
参与感	(65)
做官与麻人	(69)
灵性衰微	(73)
走老板路线	(77)
赏饭学	(8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85)
骂	(89)
人生以做官为目的	(93)
“圣人”的定义	(97)
眼前欢	(101)
奴才总管	(105)
冒出几个主意	(109)
建议三项	(114)
幽默和尊严	(122)
努力读书	(126)
胡秋原先生函(附录)	(130)

恢复原样

柏杨先生的大作，报上最近停了两个多月，据正史上说，朝野都为之震了动。盖天底下的事往往奇怪非凡，本来没有某一种玩意的，该玩意忽然冒了出来，好比说淡水河忽然冒了出来一座太虚幻境，亭台楼阁，有美女向你招手，大家一瞧，当然失惊打怪。同样，本来有某一种玩意的，忽然没有啦，好比说台北火车站吧，第二天醒来，抬望眼，它不见啦，不要说火车头不见啦，连房子都不见啦，大家准把眼珠都瞪出来。柏杨先生大作在报上写了四年，忽然间断之断之，读者先生怎能不觉得怪哉良多乎？有几位读者先生，是老朋友矣，跑到柏府，厉声问我曰：“老头，你胆敢不写，端啥臭架子呀？”我发誓曰：“谁端臭架子，谁就是王八蛋。”也有几位读者先生，更是老朋友，在街头相遇，最初若不相识，等到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发现我既没有脚镣手铐，又好像没有带领锦衣卫沿途捉拿同党，才跑到我眼前，喘气曰：“阁下，你没有被关起来呀。”这不是存心咒人是啥。

上列两种，乃漠不关心式的关心，不足论列。而大多数

读者先生的关心，都使柏杨先生感激涕零。报馆经理部的先生三番五次告曰，或有人打电话，或有人对送报生说，柏杨先生如果不再写，他就停报不看啦。经理部先生每次“告曰”，我就忍不住老泪纵横，呜呼，当着面说得天花乱坠，不值个屁，而不要当事人知，不求任何感谢回报，其价值才真正连城。但经理部先生对外统统答曰：“老头年纪太大，病啦，要死啦。”说我病啦固可，说我要死啦，简直丧尽天良，前情尽弃，总有一天落到三作牌之手也。

然而这并不是说，敝大作一停，所有的读者先生或至亲好友，都心头戚戚，事实上也有欢天喜地，举杯庆祝的场面。有一天我去坐四川式茶馆，听见一位几乎天天见面的朋友，笑嘻嘻告他同伴曰：“那老头，写得差远啦，给某某提鞋都不配。”另外还有一个场合，男女作家，相聚一堂，感情交流之余，忽然提起来柏杨先生，就有人兴高采烈地叹曰：“这一下他完啦，完啦。”更有人发明了很多美丽的内幕消息，也兴高采烈地继续叹曰：“他完啦，完啦。”完啦者，完啦也，再也没有前途之谓。当世之君子，有两大特征，一曰闻过则怒，一曰闻捧便疯，柏杨先生在夹缝里过日子，实在是有点“天将降大任”的感觉。

于是乎，从今天开始，恢复原样，每天一篇。想当年福尔摩斯先生一连串大破贼盗党，破到后来，老将莫泰理先生亲自出马，两个人在瑞士的悬崖上打了个头破血出，最后他阁下唿咚一声，栽到山涧里，大概是“死啦”；不是“死啦”，至少也是“完啦”。原作者柯南道尔先生之意，从此可以洗手矣。也是受不了读者先生的压力，只好再写。可是福先生明明死啦完啦，怎么出场法乎？柯先生有的是办法，就写了一篇“重

来记”，叫他阁下忽然不见了之后，再忽然冒出来。柏杨先生复笔大吉之日，谨借用之作为榜样。并祝我老人家，以后圣躬康泰，百事如意，凡看我不顺眼的人，都得癞痢头，善哉。

（柏老按：四年后的一九六八年三月，我果然“完啦”，隆重坐牢，终于称了诸君子的心，满了诸君子的意。）

南下避年

巨大人物每有避寿之举，盖一旦到了某一天他阁下的悬弧佳辰，也就是说一旦到了某一天是他阁下的生日，他就潜逃到别的地方，使那些奔走于权贵之门的朋友，想磕头如捣蒜都掀不住辫子，只好在门口签个名，以表敬贺之意。柏杨先生历届华诞，从没有避过一次寿，非我有异于巨大人物也，而是无人向我磕头如捣蒜也。记得刚来台湾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轰轰烈烈的时代，荣任彰化某某国民小学堂教导主任，兼该国民小学堂动员委员会常务委员，又兼该国民小学堂经费审核委员会委员，偶遇校长不在，还列席家长会，和出席家长握手，因家长等都是地方二抓牌，我的身价不问可知。恰逢生日，为了向巨大人物见贤思齐，就把门一锁，携带全家，去鹿港一位朋友那里避寿。三天归来，依我之见，门逢里至少有一打以上的名片，门口至少还有签名簿之类一大堆玩意。万万料不到，人心不古，世道日非，返府一瞧，不但没有名片，没有签名簿，而且连被子也没有啦，盖被偷啦，尤其使人泄劲的是，偷了两天，邻居还不知道。从此我

就立定决心，不再避寿。

然而今年(一九六四)我却来一个避年。除夕之日，全家南下，初九才回。有人故意破坏我的名誉，说我躲债去啦，说这话的朋友一定没有拜读过敝大作《年的变异》，文中曾说明过，工商业社会里，支票第一，头寸至上，“债”这玩意，不但不会逼你，而且理都不理，银行八字开，像一个钞票做的三作牌，手执钢鞭，暗中埋伏，等到时间一到，你仍没有把银子必恭必敬，双手送上，他就拦头一鞭，轻则退票，重则送到法院，除了还账，还得缴纳以银元计算的罚款，修理得惨不忍睹。故柏杨先生今年除夕就走，绝不是为了躲债，而纯粹的是为了避年，呜呼，每逢过节，都需要一笔开支，而过年尤甚，与其自己愁眉苦脸，东张罗西张罗，何如全家大小往别人家一住，去让他们愁眉苦脸，东张罗西张罗乎？事情当然也不如此简单，必须有要好的朋友，而且该朋友得有点踢腾的余地才行。否则走错了地方，进得门来，还没有把椅子暖热，朋友曰：“怎么，柏老，你不坐一会儿呀？”或者朋友婆娘曰：“你看，啥啥长(大官)，一定要请我们吃便饭，柏老，今天不留你啦，明天早上三点半，我们请你吃早点。”这种场面，便实在太凄凉矣。好在柏杨先生这些年来，颇有点老奸巨滑的修养，有这种可能的地方，连暖椅子的机会都不给他。故所到之处，均受欢迎，十天之内，见闻颇多，而且均关国计民生，重大非凡，且谈一二，以志盛况。

新年期间旅行，尤其拖家带眷，简直非有通天本领不可，不要说别的，便是火车票就难以买到手。从台北南下的票，早就定好，尚不觉得吃力，可是以后的日子就难矣难矣。台中到台南焉，高雄返台南焉，台南返台中焉，台中再返台

北焉，每次买票，身披重甲，辗转苦战，战胜了固挤得屁尿直流，战败了只好再住一天，以便第二天一早，黎明即起，去车站再挤。柏杨先生真是苦命之人，原本快快乐乐的新年，竟被我硬生生地在车站上把它挤掉，不可说也，不可说也。

然而圣人不云乎，“困而知之”，挤了六七天之后，福至心灵，竟挤出来一点学问，特写出以告国人，如果读者先生也是可怜兮兮分子，沦落到柏杨先生这种欲购无票的地步，不妨采之纳之，则我的功德就无量了矣。

谈起来欲购无票，在柏杨先生来说，还是高级场面。回想当年那种欲购无钱的往事，不禁有点飘飘然之感。呜呼，柏杨先生坐车史上，可分为两个时代，一曰欲购无钱时代，一曰欲购无票时代。欲购无钱时代，反而一点烦恼都没有，盖我天纵英明，有杰出的坐车艺术，熟练了该项艺术，虽美国两洋铁路，都可以乱坐，何况区区台湾纵贯线乎？坐之之法，首先拣乘慢车，用铁路上的术语来说，首先拣乘混合列车，取其每站必停的优点也。手边阔绰时，就买一张月台票，昂然直进月台；手边不便时，则窥个空，绕进月台，然后挤之而上。挤上之后，不但坐当中的车厢，还坐车厢中间的坐位，以便妙用。如果你头脑不清，坐上厢头厢尾，一旦堵门查票，就插翅难飞矣。

好啦，现在列车开动啦，车声隆隆，轮声辘辘，你阁下千万别作百万富翁状，呼呼入睡，否则正梦见和一位美女接吻时候，一只巨手在尊肩上拍了拍，喊曰：“先生，查票。”你就糟了糕啦。必须随时随地，保持警觉，须知观光号焉，特快车、柴油车焉，查票时都是先礼后兵的。小姐莺啼燕语，娇滴滴报告曰：“各位旅客，现在我们开始查票。”该多么君子风